

繁华落尽老戏台

应晓红

我对芝英老家的记忆是从老戏台开始的。历史的墨迹 现实的印痕 未来的思考 都承载在老戏台之上。

老戏台坐落在芝英市基西侧，一面贴着半面街，一面与居民区相临，不仅视野开阔，而且风景独特。这石基翘角的老戏台是古代专供演出的一种室外舞台，始于唐代中期。当时，戏剧演出场所统称戏场，几经变更，到了元代，中国戏曲达到鼎盛，戏台一名才正式出现。老家的戏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较多地继承和发展了宋代以来江南的地方做法，颇有江南浪漫的气息。戏台飞檐翘角，庄重中透着秀逸。戏台台基为砖石筑砌，左有石砌阶梯。戏台分前、后台，前台为唱戏舞台用，后台为演员化妆用。雕花矮窗，前部是戏台，正对芝英市基。戏台有演员出入的通道，叫“出将入相”。戏台两边的台柱都有对联，正中上方悬有横额。以前没有麦克风和音箱，戏曲演出的音响效果靠戏台上方的藻井起作用。戏台内顶穹窿藻井，雕梁画栋，精雕细刻，匠心独运。

记忆中，大多数镇子村庄的戏台都用钢管搭建，台面铺上厚厚的地毯，四周围上结实的帆布，再装上专用的彩灯、幕帐，一派乡村戏场的独特风景。戏罢台拆，特有一种人走茶凉的凄凄惨惨。而我们芝英是有戏台一席之地，老戏台犹如一位参禅入定的老僧，默默地矗立在市基，年年如此，日日如此。

记得小时候，芝英开台演戏的日子有很多，如正月元宵灯节戏，三月十六财神生日戏，五月廿五五谷神生日戏，六月初六朱相公生日戏，八月十三胡公戏等。每逢开台演戏，市基周边的村子里便热闹非凡，家家户户买菜置酒，摆起酒席。村坊里终日炊烟不断，终日锣鼓不断，终日笑声不断。操台锣鼓一响，《花头台》一吹，乡民们便扶老携幼，呼朋唤友，三乡五里的亲朋好友都要请来看戏。大家早早地来到了戏台下。曲调是以婺剧为主，那质朴、纯真的情韵令人荡气回肠。一次演出的时间一般为三天四夜，演出活动主要在下午和晚上，村民看戏如醉如痴。凡上点年纪的人无不谙熟剧情，唱做念打，心中有度。

在那个精神文化贫瘠的年代，无论台上唱着什么，台下总是人头攒动。曾记得，有一次，我与一个小伙

伴，偷偷地溜到后台，看旦角们弄妆、听琴师们调弦。没人顾得上理会两个小女孩的好奇心。这些演员台上几分钟，台下几年功。在戏台上什么管弦吱呀，丝竹悠扬，嘈嘈切切，上演一场场好戏，给观众带来不少的乐趣，看似很风光。可是，戏外的她们，风里来雨里去，付出了行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那个时候，和奶奶看夜戏是我一天最为期盼的事了。农历八月十三是胡公的生日，我们芝英通常都会做胡公戏。晚上，明月像别在村子上空的一枚徽章，升到了孩子们仰望的高度。奶奶披着满身的月光，我紧跟在她身后，仿佛误了奶奶看戏是对她的一种亏欠。我们的脚步像有节奏的鼓点敲在大地的每一节纹路上，构成了一阕优美的断章。

在奶奶的影响下，我一发不可收拾地迷上了婺剧。上小学离开家乡时，我已看过婺剧《穆桂英挂帅》《白兔记》《珍珠衫》《白蛇传》《牡丹对课》《僧尼会》还有越剧《红楼梦》《五女拜寿》等传统戏，我无一例外地喜欢这些剧目带给我的个性鲜明的故事，喜欢演员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的那份难以言说的魅力。如今，那婉转的唱腔，淋漓的演绎连同老家四时的风物一同尘封在关于老家黄昏的记忆里。

奶奶是戏迷，是真正的观众，遇到一声韵味十足的唱腔，就从丹田里吼一声“好！”初闻不知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演员

们入木三分的深情表演，让奶奶撒了一把又一把悲情的泪水。奶奶在一次次的看戏体验中，将睿智的戏文化打造成一条渡船，让自己安然度过生命之河。

无戏的平常日月，不惊不艳，戏台沉静地立于市基，自有一种沉稳和动人。它仿佛是一座紫色的草庐，里面住着淳朴洁净的妇人，微笑里包含着温暖丰厚的情意。老戏台并非简单的舞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承，一种精神寄托。乡亲们用他们的信仰，或深或浅的刻痕，雕镂出瓣瓣金莲，点缀于心门之上。老戏台用朴实的戏曲滋养着一代代村民，造就了敦厚善良的民风民情，圆满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每次我回到芝英，总喜欢来到老市基，看看戏台。我站在闲置的老戏台前，感怀那曾经演绎的一幕幕人间情感。在一阵凉风里，仿佛还能听到锣鼓、二胡的悠扬弹唱。仿佛做了一场梦，确是记忆如此亲切、热情、留恋。那曾经有着让芝英万人空巷的老戏台，竟然也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泯灭在尘烟中。如今只能在些许的印记中寻找曾经岁月的悠远深长。戏台上恍若才子佳人，戏台下的我却感受着几分孤独与寂寥。只一出华美胭脂错，只一回旋绮罗香，我的戏曲情缘在呢喃间铺陈开来，恍如隔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台，旧的去了，新的才能来。



夕照锦溪桥 马晓东 摄

鸡忆

宋扬

鸡可以说是六畜中最寻常一种。鸡屁股下抠生活，这是那些年养母鸡的真实目的。鸡屁股下的蛋能换钱，油、盐、酱、醋等这些土里不出产却消耗不断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等着拿鸡蛋去兑换。养上几只母鸡，虽对置办电风扇、黑白电视机等大件于事无补，但对上述的小物件之补给却功莫大焉。

若遇上家里来客人，一碗调散后烘煎得泡起来的炒鸡蛋或者两颗糖水鸡蛋，是体现主人家热情大方的“见面食儿”。一次，一邻居家过喜事，来了不少远房亲戚，一时住不下，遂安排几个人来我家借宿。第二天一早，母亲把几碗荷包蛋端到那几人床前。母亲的贤惠、好客借邻居之口一下传遍了村庄。来而不往非礼也，后来，我家亲戚去那个邻居家借宿，也得到了相同的礼遇。母亲和母亲的鸡蛋成了进一步

融洽邻里关系的催化剂。

鸡偶尔也会引发邻里纠纷。比如，某家敞放的鸡跑到别家自留地啄烂了人家刚栽下的菜秧子，吃光了人家才冒出来的菜芽儿。一季蔬菜泡汤，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无菜下饭，受损人家当然急。一急，指鸡骂人的话不由自主就出了口。鸡的主人呢，自知理亏，孬话虽不中听，也只得听着，憋着。偏有骂鸡者似乎觉得杀伤力不够不足以泄心头之愤，遂略过桑的婉曲，直接骂槐。这下，被骂者不干了，想想祖宗十八代与几窝菜比，自己吃亏不少，哪还能熟听无闻？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声嘶力竭，口沫横飞。养鸡本为让日子过得像小水淌水一样安然平缓却闹得漩涡陡生，暗礁透露，深究其因，还是彼时物资匮乏，鸡也金贵。

金贵的鸡尤经不得一场鸡瘟席

卷。鸡瘟见风跑，村庄的鸡们纷纷中招倒下，多米诺骨牌一般。此时，最心疼鸡的莫过女人们。眼见鸡一只只倒下，女人们愁那些鸡，更愁那些无以为继的油、盐、酱、醋、火柴、肥皂

我们小孩子们却是欢欣鼓舞，手舞足蹈的，终于能饱餐一顿鸡肉了。运气好时，午饭刚消灭一只鸡，午后竟又躺下一只。鸡瘟最狂的那几天，天天吃，顿顿吃，简直就是一场接一场从未有过的饕餮鸡肉宴。有啥办法呢？害了瘟的鸡半死不活，卖不掉，只得自己吃。瘟鸡不比好鸡，即使加入大量青椒、仔姜，也终究有一股无法压制的微臭。换作今天，瘟死的鸡怕是无人敢吃的，但在彼时彼地，对已多月不知肉味的我们而言，不啻为瘟助我也的一种美食拯救，足以压制我们满嘴涌动的口水，滋润我们干涸的瘦胃。

大陈的风

(七律)

陈加斌

舜耕历山起风扬，荆川桥上书声琅。
虎踞龙盘掀天浪，推陈出新奔小康。
古樟伞下红驮陈，西津夕照博士村。
天若冷时从前慢，人间快时如今爽。

(紧接6版) 何为善？恤孤矜急，居家孝悌，处事仁恕，凡济人利物之事皆是也。(《永康胡氏总谱》卷四《赤川胡氏宗谱》，1525页)

三、胡则清廉非清贫，永康胡氏世以清白相承

景祐元年(1034年)，72岁高龄的胡则退休了。《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自此文风急转，开始文采飞扬：及退居西湖，乘画船，击清波，深樽雅弦，左子右孙，与交亲笑歌于时岁之间，浩如也。人不谓之贤乎？

范仲淹笔下，胡则从不是贫困者的形象。范仲淹反问，这个样子的胡则，难道就不能称他贤者吗？范仲淹的反问，似乎与《宋史》则无廉名结论，存在认知差异。

史书上有太多的清廉者，给人以贫困者的形象。永康历史人物胡长孺如此，朱方如此，程文德亦如此。官至贫时方为清，清到贫时方为廉，都把清与廉牢牢钉死在“贫”字上。殊不知，这种清廉观并不全面。

想来，《宋史》所谓“则无廉名”，只不过是胡则不矫廉而已。不该得的不要取，该得到的坦荡取来，问心无愧不伪善。胡则的清廉观，与雍正皇帝的认知有些接近：期尔合于公慎而已，朕未有令尔等地方大吏至于困苦之心。

正是有了胡则清清白白做事，坦坦荡荡做官从政理念，才有了胡氏后人世以清白相承(《胡则集》43页)的家训。清白而不是清贫，是永康胡氏清廉观的最大特点。

什么是廉？“过取伤廉，于富足贫贱之中而不违乎义，则廉斯得矣。外物其如我，何苦至若齐之陈仲子。不食母之食，不处兄之室，又非廉矣。”(《永康胡氏总谱》卷四《山西胡氏宗谱》，1512页)像陈仲子的这种操守，孟子说，只有蚯蚓才做得到，永康胡氏更直接，认定为非廉。

廉不是清贫，而是清白。什么是清白？《赤川胡氏宗谱》的答案是：毋徇私乖义，毋妄法犯宪。(《永康胡氏总谱》卷四，1525页)

撇开优点缺点，永康胡氏的清廉观，真的很有特点。

【原典】

一、教子读书

为人者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即使冥顽，纵有开悟之时。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君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二、为人大义

正人君子，淡泊明志。为人应以忠孝仁义为上，当以家国为重，先忧后乐，鞠躬尽瘁。

三、扬善抑恶

家道盛衰，皆系于积善与积恶而已。何谓积善？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何谓积恶？恃己之势以自强，克人之财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侥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四、克己远谋

毋学赌博以废事业，毋酒色以乱德性，毋摇唇鼓舌以生是非，毋游手好闲以荒岁月，毋玩法而犯刑，毋浪费而破产。

宜未雨绸缪，毋临渴掘井。居家务其质朴，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摘自《库川胡氏宗谱》) 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

(摘自《华溪胡氏宗谱》)